

凌力长篇历史小说系列

傾城傾國

凌力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凌力长篇历史小说系列

傾城傾國

凌力著

長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城倾国/凌力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2

ISBN 7-5354-2974-2

I. 倾…

II. 凌…

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0013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郑保荣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校对:刘惠玲 黄黎丽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25.5 插页:3

版次: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9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3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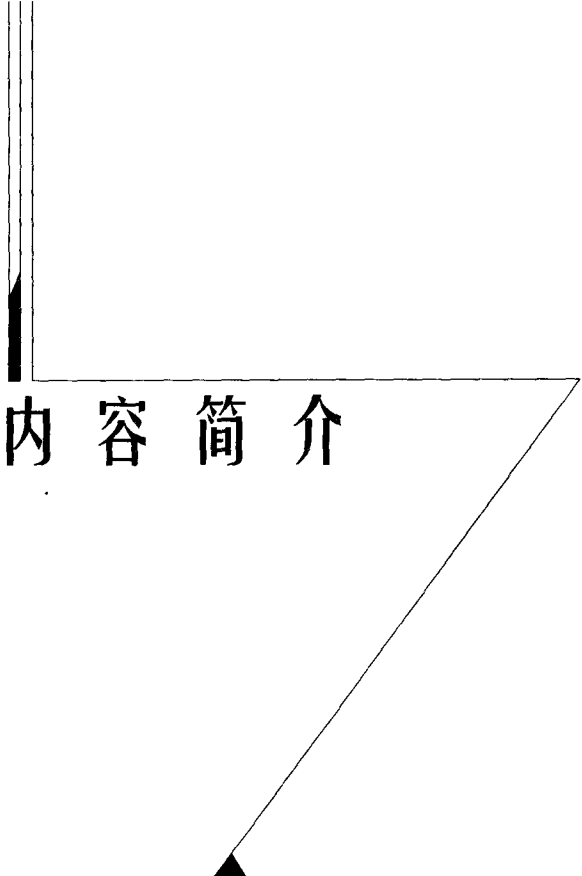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凌力，本名曾黎力，籍贯江西，1942年2月生于陕西。196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。从事导弹工程技术工作十二年后，于1978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，开始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至今。

自1980年起，陆续发表长篇历史小说《星星草》、《少年天子》、《倾城倾国》、《暮鼓晨钟——少年康熙》及《梦断关河》。其中，《少年天子》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，《梦断关河》获首届老舍文学奖、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和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。



内 容 简 介

《倾城倾国》是著名作家凌力长篇系列历史小说“百年辉煌”中的第一部。

小说从明崇祯四年的“登州兵变”的史迹中寻找线索，以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为背景，生动地描写了登莱巡抚孙元化从仕途的破格重用，大展其才，到朝廷猜疑，同列排挤，一步步走向佃田纾难、卖女筹饷、杀子解危、雄心破碎、时势杀人的命运轨迹。孙元化个人的宦海沉浮，始信而终弃的人生经历，折射出当时的政坛宦海，奸佞当道，贪欲横行；战场边塞，腹背受敌，左右应付的社会怪象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必难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规律，昭示了清朝取代明朝的必然趋势。小说中既有苍凉悲壮的战场战事，又有复杂凶险的宫廷矛盾，还有贯穿始终、撼人心魄而又错综复杂的患难与共、生死相从的爱情。

小说文笔细腻，结构严谨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波澜壮阔，人物形象丰满鲜活，是作家耕耘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。



第一章

落日之前，烟尘滚滚，大金国八旗骑兵如同一股股奔腾的洪流，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，把坐落在重峦叠嶂之中的永平府城团团围住，数万女真铁骑在同声怒吼：

“速促那！哇^①——”

“速促那！哇——”

“速促那！哇——”

这怒吼好似平空爆发的骇人闷雷，天宇震撼，大地颤抖。三声呐喊方停，余音还在原野上回荡，却听角声四起，八旗军环城立营。

旗帜如林，十彩辉耀，鼓荡着北风，猎猎作响。

阵阵马嘶，此起彼伏，在长空回荡。

粗犷的笑语，野蛮的叱骂，被呼啸的北风送出很远。

重围之中的永平城，四门紧闭，城墙上阒无一人，千门万户无声无息，仿佛鸡犬尽都死绝。

城外东北一隅，山坡上营帐重重，熊腰虎背的小校们正把串灯吊上高高的灯杆。灯下一人，貂帽戎装，抚髯远

① 速促那：女真语，冲；哇：女真语，杀。



望。他腰悬宝剑，胯骑战马，夕阳照着他魁硕的身体，北风掀动他宽大的褐色披风。此刻他眉宇间流溢着的忧郁和柔情，与他威风凛凛的外貌、与周围弥漫着的腾腾杀气极不相称。

他凝望着、慨叹着，竟吟哦出声：

“……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……”

“范章京，又发雅兴了？”背后突然有人这么问，洪亮、爽朗，笑声随之滚了过来。范文程不用回头便知是谁，连忙翻身下马，单腿跪倒：

“给汗请安。”

“起，起。”金国大汗皇太极下了马，三十多名侍卫在他身后八字排开，静静地站得笔直。他满脸笑容，细长的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好奇：“你在独个儿念什么？可是南朝的诗词？讲给朕听听。”

范文程笑道：“好教大汗知道，这是我家祖上范文正公^①的名篇哩！”他把这首流传千古、脍炙人口的《渔家傲》细细讲了一遍。皇太极静静听着，目光投向积雪的远山。侍从们早为主人布好坐墩，两人却都没有坐的意思。

“好一个龙图老子！”皇太极听罢，大声赞叹，“不过，‘将军白发征夫泪’，不免颓丧了些。上午，朕道经碣石山，不由想起先生你讲的曹操征乌桓和他的《观沧海》：‘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……’这才是雄才大略呢！”

“所以，”范文程沉静地笑笑，“先祖志在做一代良臣，曹公却具帝王之量呀！”

是说古还是比今？这一语双关，引得皇太极哈哈大笑。范文程的机敏使他非常满意。

“范章京，”皇太极在黄龙绣墩上盘一腿坐定，“你又为大金立了一大功！反间计已经奏效，南朝小皇帝果然把袁崇焕下了狱。除掉他，咱们可就没对手啦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
范文程耸耸眉头，惊讶道：

“真不料这般容易！……崇祯多疑，自坏长城，足见明朝气数已尽了。”

“正是哩。朕想乘此良机，取永平为家，攻破周围城池，连成一大片，也好打开关内关外通道。”

范文程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只怕他各路勤王兵马齐聚京畿，我们还是难与撑持的……”

皇太极大手一挥：“那有什么，敌不住便回关外，下次再来，我们又不失什么。若能立住脚，岂不是好？”

范文程正视皇太极，面色严肃了：“大汗，若想立足，则严明军纪，禁止滥

^① 范文正公：北宋名臣范仲淹，谥文正。



杀无辜，就不能不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先生放心就是。”皇太极笑着抢过话头。

亲随侍卫库尔缠来报：诸贝勒^①已齐集帐下候驾。

皇太极站起身：“这永平城已劝谕再三，不肯归降，理当今夜攻破！城破之时，可就难说什么不滥杀了，规矩如此……走吧，去寻一个攻城口。”上马之后，他勒住躁动不安的青骢：“范章京，今晚你往遵化守城去吧。遵化城得来不易，旁人去朕还不放心哩！”

一听说要攻破永平，贝勒们兴高采烈，顿时精神百倍。只有这种拒降的地方，他们才能放手屠戮掠获，各显英雄。这回出征伐明因是大汗亲率，规矩比老汗王还大，拘得人怪难受，有了这么个任情舒放的机会，谁不快活！所以绕城跑马选攻击点很是快当，众人几乎没有异议，全都赞同大汗指定的西北、东南两角，一正一佯。

如果不是一桩意外，那么，明天拂晓，这个死寂的永平城就要热闹了！多少财富、人口、美女等着他们去取，三天之后大汗才会下封刀令，能整整杀它三天，够痛快！

这当儿，两名侍卫押来一人跪在大汗马前，说是前哨所擒，不敢自专，特地献上。

众人都有些纳罕，纷纷围上前来。

贝勒济尔哈朗心疑，催马近前看了一眼，暗暗吸了口凉气，说：“大汗，是刘爱塔的侍从！”

御用青骢猛地昂头一跳，皇太极勃然变色，用可怕的声音吼了一句：“刘爱塔！……”

济尔哈朗转向俘虏：“说！刘爱塔在哪里？”

俘虏必是横了心，回答很平静：“刘兴祚将军奉命率兵驰援沙河，闻说金国大兵已到永平，故直奔太平寨。遇见北兵押了掠获的南朝人在途中吃饭，刘兴祚将军袭斩五十级，令我等携首级往官厅请赏。”

“刘兴祚是谁？我在问你刘爱塔！”济尔哈朗倒不发火，皱着眉头追问。

“刘兴祚便是刘爱塔。他归降南朝，阁部大人特地为他改了名字，是兴隆明祚的意思……”

俘虏话未说完，刀光一闪，头颅忽然飞去，一腔血立时喷溅好高，无头的躯体随之倒地。这种场面众人司空见惯，并不在意。但看到动刀的是皇太极本人，无不惊异，大金国汗亲手杀这么个无名小卒，未免有失身分。

这一刀却使皇太极的愤怒得以发泄，涨红的脸和凸出的眼睛渐渐复原，气息

^① 贝勒：满语，原为满族贵族称号，清崇德元年定封爵，位于亲王、郡王下。崇德以前的贝勒，即后来的亲王。



也渐次平静，他板着脸对贝勒们说：

“朕的意思，擒获刘爱塔，胜得永平城！……他忘朕恩养，竟敢诈逃！今日送来手头，真乃天意！”

他眼睛阴沉，声音沙哑，每逢到这种时候，谁都不敢抬头看他。

“阿巴泰！济尔哈朗！你两个各率三百骑兵追杀刘爱塔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处置了刘爱塔再破永平！”

阿巴泰瞥了瞥济尔哈朗，眼里透露出不满：一个人竟胜似一座城池？济尔哈朗连忙眨眼示意接旨，二人领命去了。诸贝勒也各归营帐。范文程留在最后，迟疑片刻，走近皇太极低声说：

“大汗，刘爱塔有罪，但……”

“范章京，大兵伐明，降者不抗拒者戮，朕已明谕天下，何况背恩叛主，死有余辜！刘爱塔不杀，何以警来者？”皇太极脸色已平静，眼中却还透着执拗。

“刘爱塔毕竟不同……”范文程还想说什么，皇太极脸上突然涌来一片红潮，一挥手，背转了身：

“范章京，遵化守城，请多费心。……”

范文程心事重重的背影消失在暮霭中。皇太极心烦意乱地踱来踱去，抬眼望了望西天最后一抹晚霞，一颗星在云丝边闪烁。他站住不动了。

“大汗，奴才请随阿巴泰贝勒擒拿刘爱塔！”有人跪在脚边低声请求。

“你？……”皇太极听声音知道是亲随侍卫库尔缠，静默片刻，终于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去吧！……”

二

滦河的这一段，宽不过十丈，却水深流急，最冷的时候也不封冻，何况已是“七九河开”的季节。

右岸伸展出一片平滩，明军大队人马在这里歇脚：有的河边饮马，拾柴生火炊饭；有的背靠背坐着打盹，或者干脆头枕鹅卵石横躺着呼呼大睡。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破旧不堪的绊袄、罩甲、战裙、遮臂；戴着生锈的铁帽、头盔、红笠帽、五色扎巾，跟手中的斧钺刀枪一样，多是百年前祖爷爷辈留下的古物。五六千人铺满河滩，像是盖了一张破烂龌龊的地毯。

杂沓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蓝色旌旗如同一团蓝色的云飘来对岸，数百名金国骑兵不紧不慢地沿河行进，鲜明的甲冑在阳光下闪亮。

自从去年十月金兵南侵、围攻京师以来，从山海关到北京，整个滦河流域都成了明、金交锋的战场，犬牙交错，你来我往，两军猝然相遇的事很平常。有时会成为一场遭遇战，有时也可能各有各的使命，互不相扰擦肩而过。今天的形势，本应是后者。但是，蓝旗骑兵过于整齐强壮，他们的马过于矫捷神骏，他们



的神气过于洋洋得意，使右岸河滩上几乎不能称之为军队的明军兵勇们火冒三丈、气冲牛斗，仗着人多势众，也许还仗着河水阻隔，竟忍不住地大声叫骂：

“臭鞑子！去奔丧啊？”

“骚胡狗，挨千刀！”

一呼百应，河滩上空骂声喧嚣。蓝旗骑兵们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住马停下，向河滩张望。

明兵越骂越上劲，搬出了祖传的看家本领：

“我×你奶奶！我×你姥姥！”

“×你妈！×你祖宗！”

“我×你老婆！我×你姑娘丫头！”

……

大金国那些不上阵、未谋面的女人全都遭了殃，无一幸免。蓝旗兵们惊愕地听着，想必有通事把这阵臭骂的意思讲明了，岸上猛烈爆发了大笑，闹哄哄的如在擂鼓。乱了片刻之后，竟由队伍中驱赶出四五十名妇女，或老或少，或丑或俊，有的身着绫罗，有的布衫褴褛，但短袄长裙，都是明朝妇人装束，一个个掩面捂嘴低头哭泣，踉踉跄跄跪倒在河边。只见一名戎服金将用流利的辽东味汉语隔河大喊：

“看见了吗？这都是你们的妇人！你们的奶奶姥姥，你们的老婆、女儿、娘！尽都被爷们×够啦！你们反想×人？有脸吗？哈哈哈哈哈！……”

“轰”！河岸上又腾起大笑。河滩下一片寂静。

“哗啦”一声响，蓝旗下的领队拔出长剑在头顶一挥，大吼：“哇！速促那——”

“哇！速促那——”狂野的吼叫轰然如雷，几十名骑兵疾箭般飞出队列，冲向河边，挥刀砍倒了临河而跪的十数名妇女后，连人带马跃入水中，似要浮渡过河。

河滩上悚然失色、呆若木鸡的明兵中，不知谁惨叫一声：“天啊！逃命哇！”数千明军顿时大乱，掉头狂奔，如失魂魄，丢盔弃甲，互相推挤。不到一顿饭工夫，六千大明官军逃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数十具死于挤撞践踏的尸体。

浮渡的金骑兵只前进了十数步，便勒马停住，望着逃窜的对手，和大队一起鼓掌大笑。

阿巴泰没有笑，他一直冷眼静观。此时厌恶地骂一声：“熊包软蛋……济尔哈朗，我们不在这儿耽搁了！”跟这样的对手打交道，真是乏味！他的脸拉得更长了。

“是。”济尔哈朗是阿巴泰的堂弟，语气带着恭敬。他看看河边，还活着的女人们互相搂抱着哀哀哭泣，道：“把那些累赘……都杀了吧。”

他俩昨晚奉命后立即出发，午夜时分，以拒降为名攻屠了一个村庄，便在那



里宿营。天亮前探哨来报：刘爱塔率军二百人由太平寨去山海关，他们决定在途中拦截。集队出发不久，就遇上刚才河边那一幕。没料到各佐领不少弟兄战马上都绑了一个掠来的女人。杀掉当然干脆，总是一份资财玩意儿，就没有更好的法子？阿巴泰想了想，说：

“差十名甲兵押回大营收管，各人做好记号，回去后再领。”

少了女人的拖累，行军加快了，不久就接上了前哨。哨官请两位贝勒爷登上小山，那队打着“刘”字旗号的人马正远远走来。阿巴泰和济尔哈朗一齐盯住旗下棕红白蹄马背上的骑者，半晌，不约而同地自语道：“是他！……”

阿巴泰表情活跃多了，兴奋地扫了堂弟一眼，说：“刘爱塔可不像刚才那群熊包蛋。你我要小心对付！”

被这许多人眷注的刘爱塔——刘兴祚，正在他的“刘”字大旗下缓辔而行。三十二三岁年纪，身材挺拔，动作洒脱，一看而知马上功夫到家。面白微须、修眉俊目，可以想见十多年前是个漂亮人物。他率领的这队人马和一般杂牌明军一样，锣齐鼓不齐，衣装已破旧，军械不成样子，但他从不回顾，只管领头前进，仿佛那是一队精兵，仿佛他是凯旋的将军。

他身后随行的侍从亲兵可不像他们的主将那样沉默寡言，正小声议论着眼前那件震动朝野的大事：兵部尚书兼蓟辽登莱总督、天下无人不知的抗金名将袁崇焕，在金兵大举南下围攻京师的危急关头，竟被发现是通敌卖国的内奸，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！

“娘的！他袁崇焕也有今天！真是报应！”毛承祿满脸大胡子，眼睛瞪得赛铜铃。他原本姓王，投奔皮岛毛文龙^①后被认义子，改姓毛。

“谁知道哩。兴许是咱大帅讨命追魂也说不定！”高大魁梧的孔有德，是典型的辽东大汉，长相憨厚，甚至有些呆气，说完就傻呵呵地笑了。

同是辽东人，耿仲明却灵巧俊俏，灵活的眼睛飞快地朝众人一扫，压低声音：“论起来，上天有眼，也算冤冤相报，可要说袁督师是内奸，我还真有点难信呢！……”

一时，众人都不作声了。

他们这些人，心头的天平和京师内地人不一样。满洲人占辽东，杀得他们家破人亡，只得逃出故土投奔毛文龙以图复仇。袁崇焕在大明军屡战屡败屡退、丧失大片国土之际，砥柱中流，宁远大捷打败了努尔哈赤，宁锦大捷打败了皇太极，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，曾是他们最崇敬的英雄。英雄竟然杀掉了在危困中收留并重用提拔他们的恩人毛大将军，这笔账又该怎么算？

^① 毛文龙：浙江人，以都司援朝鲜，逗留辽东。辽东失于金后，率部自海岛遁回，乘虚袭杀金镇江（今丹东北）守将，得授总兵，累加至左都督，挂将军印，佩尚方剑，率军镇皮岛（今朝鲜椴岛），牵制金后方。崇祯二年五月，被袁崇焕以跋扈等十二项大罪斩杀。



“哎，你在看啥？”孔有德捅捅刘兴贤，因为他一直呆呆望着远方，“咋不说话？”

刘兴贤愁眉苦脸地瞥了孔有德一眼。他是刘兴祚的弟弟，身形相貌都小了一号，却显得猥琐、怯懦。他小心翼翼地四下瞅瞅，策马贴近孔有德，探过上身耳语道：“孔哥，只求你尽心尽力保住我二哥，我们刘家就指望着他啦！”

孔有德耸耸浓眉：“这是咋的啦！”

“唉！要是还在皮岛，也就罢了。如今天天跟金鞑兵照面，一旦知道二哥的行踪，他们必定要来擒拿；一旦被他们拿去，怕要碎尸万段了……”

“咋会呢！”

“你不知道，”刘兴贤声音更低、眉头蹙得更紧，“如今这位大汗，早先最喜欢二哥。在那边二哥叫刘爱塔，便是大汗起的名，依着辽东话‘爱他’的音……哎呀，来啦！”他神色突变，尖叫声。

前面山路转弯处，忽然漫出一片尘土，如同黄色的雾，雾中杀声震天，一团蓝旗骑兵裹着风沙从黄雾中涌出来，直奔“刘”字大旗。

刘兴祚脸上出奇地镇静，只对后队做了个手势，兵勇立刻散开，排出迎战队形；他伸向后队的手又向下一压，骑兵们立刻翻身下鞍，拉着战马一起卧倒。这真及时！随着一声响箭的尖啸，强劲的羽箭如密密飞蝗掠着他们头顶飞过，奔涌而来的人马已看得清面目，听得清吼叫声了：

“杀刘爱塔呀！——”

“杀刘爱塔！——”

刘爱塔却不卧倒，只用长刀和弓左右挥动，拨开射来的箭。他确实灵活敏捷，箭雨过去，只左胸甲和右臂甲上各着了一箭。

阿巴泰已经逼近，满脸亢奋，狂野的光芒在黑眼睛里跃动，大吼着：“刘——爱——塔！——”

刘爱塔挥长刀“当”的一声架住阿巴泰砍来的宽背金环大刀，左手扔了弓，迅速拔掉身上那两支箭。两人对视的一刹那，阿巴泰满眼鄙视和仇恨，但又极度兴奋，鼻孔张大，额头青筋暴起；刘兴祚冷漠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悲哀，嘴角微微一动，竟牵出一个苦笑。

阿巴泰一愣，随即大喝一声：“杀！”双方抽回刀，便你来我往，你进我退地斗成一团。三百正蓝旗骑兵把不足二百人的明军团团围住，刀枪相击，人喊马嘶，不断有人惨叫落马，落马后又被马蹄踏死……

寡不敌众，疲兵胜不了精兵，明军剩余的人越来越少，厮杀也就越加酷烈了。

孔有德催动着胯下黑马，挥动着七十二斤大铁棍，左右开弓，抡出去力大无穷。蓝旗骑兵被他杀伤十数人后都不敢近身了，他便如舞飞轮，把铁棍甩得溜圆，冲出重围。耿仲明紧随其后也杀了出来。孔有德回头一望：



“刘爷杀出来没有?”

耿仲明在马鞍上踮脚远望:“没有,还在里头!”

孔有德一勒缰绳,驱马转身重新杀回,直撞到刘兴祚面前,大叫:“刘爷,快跟咱老孔杀出去!”他抡着铁棍杀出一条血路,领头冲出包围。回头一看,刘兴祚并没有跟他出来。他急得拉了耿仲明弃马步战,再次杀进,就是拖也得把刘兴祚拖出来!

刘兴祚与阿巴泰厮杀许久,已呈败相,只能招架了。阿巴泰看准时机,大刀往下一扫,刘兴祚的棕红儿马突然惊跳,竟把主人掣下地!阿巴泰举刀就砍。偏偏孔有德赶到,一棍架住、推开,背起刘兴祚,还空出右手舞棍,在耿仲明的护卫下,第三次溃围而出。

刘兴祚刚刚喘过一口气,便推开孔有德,夺过耿仲明的长枪灰马,跃上马鞍又要杀回去。孔有德一把拽住马勒口,大叫:“刘爷,你疯啦?送死吗?”他膂力千斤,身长腰粗,一使劲,就把刘兴祚从马鞍上举起,小心地放在地上。

刘兴祚倔强地挺着脖子,伸手又去揪缰绳。突然,孔有德怒吼一声,胸前中箭:可怕的箭雨尖啸着飞来,又是一团蓝色!数不清的镶边蓝旗骑兵包抄围拢,杀出重围的数十明军再度陷入包围。孔有德感到钻心的疼痛,他拼命睁大眼睛,看到了耿仲明中箭倒下,看到了刘兴祚前身像刺猬似的直插了十多支箭,仍然站着不动……

在孔有德丧失意识之前的最后一刻,他听到了刘兴祚的一句低语,安详而欣慰:

“总算死在该死的地方了!……”

两队金兵会合了。明军已没有一个活的。那直挺挺站立不倒的刘兴祚就格外显眼。金兵渐渐在他面前围成个半圆,气氛很古怪,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,该怎么办。

二位贝勒过来了。他们打了胜仗,生擒了刘兴贤作证,杀尽了明兵。济尔哈朗兴冲冲地面带笑容,阿巴泰的脸又沉下来。骑兵们连忙给王爷让路,他俩就站在了刘兴祚的面前。

阿巴泰突然发作,跳起来照刘兴祚脸上狠狠一拳。他心里有一个狂暴的声音在怒吼:“你不肯拿出本事跟我比试!你瞧不起我!到死也瞧不起!混蛋透顶!……”

已经死去的刘兴祚经不住这一拳,“扑通”倒地。济尔哈朗眼里泛上一片恶意,喝道:“扔掉!喂狼!”

兵士们一拥而上,他们早看中了刘兴祚护身的上等甲冑丝质衣袍。片刻争抢,剥光了他身外的一切,他便如初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一样,赤裸裸地躺在寒冷的大地,斑斑血迹,像是几朵绚丽的红花覆着白皙的身躯。

济尔哈朗暧昧地笑笑,说:“怪不得叫刘爱塔!”阿巴泰盯他一眼,冷如寒



冰，使他赶忙换了话题：“咱们回去交令吧，载上他的尸体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，贝勒爷。”库尔缠不知何时来到他们面前，满头是汗，口中仿佛还在喘气，“既已杀了，何须载回尸体？”

阿巴泰问：“汗有新旨意？”

库尔缠头也不回地望着刘兴祚的尸体，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有我作证。”他突然转身，边走边脱衣甲。他细心地给刘兴祚穿上自己的长袍，又顺手拽过两匹马，推下马上兵勇，夺来马鞍上的被子，抱起刘兴祚放在被子上，命令道：“挖坑！”

兵勇们都知道他是大汗的侍从，谁敢违拗？坑挖好了，库尔缠最后看了看刘兴祚的脸，那上面有一种大彻大悟的宁静。他叹口气，合上死者的双眼，用棉被裹好尸身，下葬了。

济尔哈朗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，阿巴泰却装作没看见，吩咐部下检查战场，有没有漏网敌兵。

“哇呀！——”一声怪叫，查看战场的兵士“扑通”倒地，一个浑身是血的大汉突然跳起，“嗬嗬”怒吼着，像受伤的猛虎，一头撞进金兵最密的人群，抡起铁棍乱打乱杀。金兵大惊，纷纷举刀上前围攻。

“轰隆隆”一声巨响，土裂泥飞，铁屑四散，金兵一片呐喊！

“轰隆隆”！又一记巨雷，这发炮弹打到人群中，顿时血肉横飞！

紧接着，“噼噼啪啪！”“噼噼！”“轰隆隆！”声响不绝，震耳欲聋，是西洋大炮、佛朗机和火铳的骇人齐射。刹那间，尘土飞扬，硝烟弥漫，人喊马嘶，金兵完全被打蒙了！

阿巴泰勒住惊慌的马，沉着下令：“吹角集队，撤！”他一扭头，发现总是平静愉快的济尔哈朗脸上罩满乌云，眼睛直冒火，便问：“是他吗？”

济尔哈朗咬咬牙，恨恨地说：“就是他！”

四年前的宁远大战，许多八旗名将死在他的西洋大炮之下，济尔哈朗也受了重伤。今天相遇，仍然得避开这个可怕家伙的锋芒！这口气，怎么忍？

库尔缠低声叹道：“怪不得人说‘孙家兵，不可侵’！”

阿巴泰又有些兴奋了：“南朝人也真怪！熊包的连缩头乌龟都不如，厉害的又胜过深山猛虎，大海蛟龙！……”

金兵撤走了。满地尸体的空旷战场上还飘着硝烟、浮着尘埃，只有那浑身是血的大汉，还没命地挥舞着铁棍，向虚空用力砍、击、抡、扫，嘴还在狂野地吼着：

“杀！杀！杀！……杀光你们这些狗娘养的！……”

有人架住他的铁棍，他怒吼一声，跳起来抽棍就打，一棍扑空，背后好几个人抱住他，夺下他的武器。

“孔有德！”

大汉一愣，转着脑袋四面搜寻。这声音从哪里来？好像是天上？他拼命睁开



被鲜血糊住的眼睛，顿时被面前的神奇景象惊呆了：

一团紫雾弥漫，一片红云缭绕。云雾中一匹金色的神马，驮着一位威风凛凛、金光闪闪的神将，从天上缓缓下凡。他从戏文里、年画里知道，这就是托塔李天王！……神仙竟知道他的姓名，竟亲口唤他！孔有德说不出的惊喜和惶恐，“扑通”跪倒，连连叩头：

“弟子孔有德，拜见大仙托塔天王！”

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了，知道是因为夕阳、烟尘和下坡的大路，造成这位杀得发昏的大汉的错觉。

白马上的将军跨下雕鞍，走近来，又说道：

“孔有德，你静静心，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孔有德一哆嗦，这带着南方口音的话语那么亲切，那么温和受听。他愣住了，用劲摇摇头，目光渐渐由模糊变清晰，终于看见了面前的人：内束衷甲，外罩红袍，头上红顶缨玉簪瓣明铁盔，脚下护甲短鞦靴，四十七八岁年纪，疏疏的五绺髯使长方形面容透出一团书卷气，剑眉下一双丹凤眼炯炯有神，与高直的鼻梁、轮廓鲜明的阔嘴相映衬，是一张集中了智慧、精明和才干的相貌，一旦微笑，又如春风拂人，温和慈祥。对着这样的微笑，孔有德双腿一软，跌坐地上，如同见到亲人，放声大哭。

将军安慰地拍拍这位浑身血迹的辽东大汉的肩膀，直起身环顾四周，微微叹息，转脸问身边的中军官：“只剩他一个人了？”

右前方的尸体群里，又挣扎着站起来一个人，走了两步，嘴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：“还有……我，耿、仲、明……”他又摔倒了。兵勇们赶忙上前搀扶。

将军皱着眉头下令：“掩埋尸体，收集散马军资，今夜赶回抚宁！”

他是镇守抚宁的山东右参议兼宁前兵备道孙元化。

三

清明过后，初暖乍寒，河边柳树刚刚蒙上一层似有若无的鹅黄。大金国汗领右翼大贝勒代善、贝勒岳托、杜度，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、贝勒阿济格、多尔袞、多铎、豪格等，统率大军班师回朝。大金国都沈阳城一片欢腾，举国若狂。这是满洲立国以来第一次攻进山海关，第一次占领了关内土地——永平、遵化、滦州、迁安四城！从朝廷到民间，从宫外到宫中，都在欢庆拜贺、喜宴不断，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。

大殿的庆功宴结束后，皇太极就想回宫，却又被留住，因为他必须接受漠南诸蒙古部落使臣的拜贺。侍卫们见汗王不住地看窗外天色，都知道为什么，但那些憨厚的蒙古人仍是一板一眼、有条不紊地履行使臣的职责。

皇太极终于脱身回宫，踏上翔凤楼的高台阶。昨晚，他的大福晋率领后宫的



福晋、格格们在翔凤楼上设宴为他洗尘。满堂粉白黛绿，鬓影钗光；满座娇声笑语，眉挑目许。但却只有一双明媚的眼睛使他神往，向他奉送着赞美，传递着思念之情。出征五个月中，也只有这双眼睛常常在战事间隙挤进他的心头，如那个人一样变化万端捉摸不定：时而天真无邪，如同五六岁的小奴恩^①；时而狡黠顽皮，仿佛整日攀树骑马的哈哈珠子^②；时而似迷人的少妇含情脉脉；时而又像冷静的智士明睿机警。想到立刻就能与这双眼睛单独相对，皇太极竟兴奋得怦怦心跳，一步三阶地跨上了拔地一丈一尺四寸高的台基。

翔凤楼后的高台上有他的内宫，不甚宽广，颇像一所富贵人家的大四合院。正北清宁宫是正宫，左右有东西配宫，西配宫之南是西一宫、西二宫；东配宫之南是东一宫、东二宫。惟有顶上的黄琉璃瓦、镶绿剪边、花脊上的龙凤纹五彩琉璃装饰和椽间檐下那些精致的雕刻彩画，使这一组质朴实用的建筑带有一些皇家气派。

皇太极向右一拐，几个大步就跨到东二宫前。宫婢们向他蹲拜。他只管走进去，宫里竟静悄悄的，没有人。环顾这稔熟的堂屋，听得到胸膛里“扑通、扑通”的有力搏动。五个月没见面了！……他咽喉发干，有些气短，缓步走近南里间，掀开门帘，一步跨入，自言自语：

“这个塔拉温珠子^③！跑哪里去了？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一双香喷喷的手臂猛然从背后搂住他的颈子，灵蛇般柔软轻巧的身体紧紧贴上他宽阔的脊背，热辣辣的亲吻雨点儿似地落在他后颈和两腮。他一回身，便把这柔若无骨的小美人儿抱在强有力的双臂间。她秀眸含笑，樱唇微启，似要说什么；他却用他男人的方唇用力堵住那鲜红的小嘴，仿佛要把她闷死，好半天不肯放开。她挣扎了一下，也就顺从地让烈烈情焰在两人间燃烧了。但当他的大手摸索着要解她的袍纽时，她却用力推拒。汗王沙哑着嗓子低声说：“这么些日子，想死我了！”她身子灵活地一耸一转，溜出丈夫的怀抱，笑着小声说：“青天白日的，叫人笑话！”

皇太极立刻想起，自己前些日子刚以“白日宣淫”的罪名处罚了皇弟，不免有些尴尬。真不知她怎么会这样快，眨眼间一碗冰酪递送过来。如同解酒的乌梅汤，冰酪平息了他胸中的焦躁。他再次打量自己最宠爱的小福晋时，目光已然清湛平静。她忍不住拍着手，娇爱地歪头笑道：

“啊呀，你真是我的大皇帝、大英雄、大男人！”

皇太极笑了，心头升起了一股说不清的软酥酥的复杂感受：沉醉？自豪？怜爱？……他在南炕坐定，把她拉过来像小女孩似的拥在怀中，道：“昨儿庆贺宴，

① 奴恩：女真语，妹。

② 哈哈珠子：女真语，小男孩。

③ 塔拉温珠子：女真语，小女孩。



你为什么总不到我跟前来？是怨我夜里在大福晋宫里宿吗？”

樱唇边的笑意倏然消失，她惊异地耸耸眉头：“我难道这么不懂事，敢跟大福晋争？回宫头一夜怎么能不在正宫宿？若这个理儿都不明白，我可成什么人啦？”

皇太极拍拍她粉嫩的面颊，叹道：“怪不得老福晋大福晋，宫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你！识大体明大义，别人总不能及啊！”

皇太极有六位福晋。中宫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，是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之女；西一宫福晋钮祜禄氏，是皇太极娶来最早的福晋；东一宫福晋乌喇那拉氏，是皇长子豪格的生母；西二宫住着二位侧福晋：叶赫那拉氏和颜扎氏；东二宫小福晋就是这位蒙古小美人布木布泰，她的父亲科尔沁贝勒塞桑，是中宫大福晋的亲哥哥，所以她是中宫大福晋的嫡亲侄女，今年十七岁，进宫却已五年，最得汗王欢心。虽然她姿容秀美，生性活泼又知书达理，但皇太极特别钟爱她却并不只是因为这些。

“好，我家女才子、女学士、女状元又在读书！”皇太极见妆台桌几处都摊着蒙文书册，不禁也用布木布泰的口吻取笑：“是周公之礼还是孙子兵法？”

聪慧的眼睛目光流转，布木布泰忙接口道：“奴才看的是《三国演义》，蒋干盗书，东吴周瑜施反间计杀却碍事的蔡瑁、张允……”

皇太极大笑：“你猜到了？小精灵！”

布木布泰抿嘴一笑：“袁崇焕岂是蔡瑁、张允能比？我家大英雄妙计胜周郎！”

“是侍卫们送信回来透的风吧？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“知道……知道……”她忽然敛住笑，正色道，“听说汗要杀库尔缠？”

皇太极微微一愣，心下暗地沉吟，脸上却带出明显的怒意：“此人身为近侍，朕待他不薄，胆敢屡屡抗上违命，岂能容得！”说着，从眼皮下注意地看他那小福晋的反应。

“说是因为刘爱塔？”问话很是轻柔。

皇太极板住了脸：“不错！”当日两贝勒回来复命，皇太极见他们损兵折将，心里已是恼怒，问他们要刘爱塔的尸身，却说是库尔缠夺军士衣被裹尸下葬。皇太极大怒，立命挖回刘爱塔碎尸万段。不料又是库尔缠偷偷收去碎尸骸骨，偷偷掩埋。“这样与朕作对，哪能轻饶！”皇太极说到这里，怒冲冲地站起来。

“库尔缠是西宫福晋的族弟，杀他，岂不要伤了福晋的心吗？”

“哼！朕要杀一儆百！”

“杀刘爱塔，也为了杀一儆百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又何须弃永平城不顾而追杀一人？又何必碎尸弃骨？”

“朕最恨这种忘恩负义之徒！安得快人如翼德，诛尽天下负心人！”